

《秋白春寒》

第一幕：江南旧梦已如烟

用灯光打向舞台上的不同地方，作为每场的演出点。
用灯光的熄灭开启，省却过场时幕的一起一落。
此剧各场情节，基本上是按史实顺叙，序幕则是倒叙。

第一场

场景：老家“星聚堂”

情节简述：

秋白十三四岁时，家道早已破落，生活很贫苦，连租钱都付不起，只好寄住瞿氏宗祠“星聚堂”；1916年春节刚过，秋白的母亲，走投无路，吞火柴头自尽，年仅四十一岁。住祠堂，虽不怕与死人为伍，却羞见生人，是走进地狱的第一步。“星聚堂”顿时成了一块“星散地”。秋白时年十七，得悉噩耗，从无锡赶回家。他到那边教书，虽然是为了帮补家计，仍不免感到后悔，没留在家给母亲增点慰藉。从此，开启了秋白“一离三别”的境遇。

“那年清明，秋白祭奠母亲灵柩，曾写下《祭母》诗：亲到贫时不算亲，蓝衫添得泪痕新；饥寒此日无人管，落在灵前爱子身。”

出场人物：秋白、妹妹轶群、羊牧之

秋白跪在母亲灵位前，拿着那渗过火柴头的虎骨酒的空瓶，想起母亲中毒后的痛苦。接着，把预先写好的挽诗，在身旁的铁锅里烧给母亲。（天幕打出他的挽诗：1916年2月，瞿秋白母亲含悲自尽。那年清明，瞿秋白祭奠母亲灵柩，曾写下《祭母》诗：亲到贫时不算亲，蓝衫添得泪痕新；饥寒此日无人管，落在灵前爱子身。）

秋白跪在灵台前，盯着母亲喝过渗有火柴头的虎骨酒的空瓶。一会儿后，把事先写好的《祭母》诗，放在旁边的元宝盘里，一边烧，一边说：妈，这是写给您的。我今天才接到您缝给我这件蓝色新衣。妈，您看看。妈，您尝够了人世间的冷暖凉薄。家道兴旺时，亲友满座，衰落了，门堪罗雀。

要是我留在您身旁，您就不致寻短见！您给周围的冷言冷语，和那看不见的旧社会的黑手推上绝境。我与这些旧势力势不两立，要为您讨还这笔债！妈，您放心安息，安息！我会负起您留下的重责，好好地照顾弟弟妹妹。妈，您一路好走！

第二场

场景：在山路旁

情节背景：

1916 年与妹妹轶群扫墓回来。

秋白：我走后，你每隔一段时间，去打扫妈妈的墓地，清理一下墓旁的野草。

群妹：我会的。

秋白：你的一头秀发，跟妈妈的一模一样。别又哭了。其实，妈走了，这对她也是个大解脱。我们不争气，让她受人欺负、冷嘲热讽。她在天之灵，一定希望我们能好好的活下去，为她争一口气。要是她看见你，老是愁着眉，她会很难过的。我也很久没看到你嘴角挂着微笑了。

他妹妹还是低着头，不言语。

秋白边抚摸妹妹的头发，边安慰她说：群妹，我给你讲个辫子的故事，好吗？

她点点头。

秋白：没多久以前，男人也留着辫子的。不像你那么好看。那是清朝满洲人的习俗，很怪相，头剃光一大半，只在靠脑袋后边，剩下一执头发，绾成一条长长的辫子，像条老鼠尾巴垂下来。

群妹：难看死了！

秋白：但满洲人逼我们汉人把头剃成那个样子。还下一道剃发令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。

群妹：那么野蛮，横不讲理，怪不得给推翻了！

秋白：辫子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听说民初时，有个当教师的遗老，讲到地球时，用自己的辫子在黑板上画圆圈。

群妹：书里说天圆地方，地球不是四四方方的吗？

秋白：球是圆的，地球叫作球，当然是圆的。每月的十五、六，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，所以月亮也叫月球。

群妹：地球像月球一样，是白色的吗？

秋白若有所思，就抓住这个机会借题发挥，不管妹妹领会不领会：现在是白色，像我们为妈妈的那个灯笼一样。但像灯笼的颜色也会变红的，过年挂的不就是红的嘛，那时候，地球上的人过着的生活，就一定比现在美好。

群妹：好啊，红得像天天过年一样！

秋白：也像你出门时那个灯笼一样红！

群妹：你别老是找个借口取笑人家！

秋白：好吧，我们谈点正经事。妈妈走了，我得负起她的责任。你今年才十六，我是不赞成早婚的，有机会多念点书更好。我这次到北京去，不知道呆多久。其间，如果有人找上门来，只要人品好，头脑不太守旧，穷一点也无所谓。穷对穷，也是个“门当户对”，相亲相爱，捱点苦，也是乐得的。

他妹妹默默地听着。秋白等她的反应。

群妹：你说那边很冷。我给你铺了一件棉背心。

秋白：你给人家作女红，把指头都磨钝了，不该这样花费辛苦赚来的零钱，要留着作以备不时之用啊！吁，你肚子在咕咕叫了，我们到山脚那儿吃点豆渣饼去。

第三场

场景：在羊牧之的简陋家里

情节背景简述：秋白应北京《晨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招聘，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到莫斯科去。1923年一月底从俄回到家乡，与羊牧之相聚，谈话俄见闻。

羊牧之（1901—1999）时年廿二岁。牧之母亲是秋白的乳娘，他们俩小时常常生活在一起。秋白他把当小弟弟看待。

牧之笑着说：你在那边吃了两年黑面包了，干嘛肤色还是那么霜白？

秋白却很认真地回答：在莫斯科，吃黑面包不见得很容易。平常一顿的面包，要分作三顿吃。

牧之：那么这场革命没带来生活的改善！

秋白：俄国这个烂摊子，只能用革命去收拾，而且要时间。我离开时，还看到饿得疲乏不堪的老人和小孩，倒卧在道旁呻吟。但新政权起码制止了这种困境往下滑。俄国人跟我们一样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如今，上至列宁，下至老百姓，都一起捱苦，共度难关。我常常引我们古人说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来鼓励他们，也同时表达我的敬佩。

牧之：他们听得懂！

秋白：我得翻译成俄语。

牧之：那真棒！把这几句话用白话说出来已难倒我了！

秋白：在这里，关上门学外语，连事倍功半也谈不上。要是到俄国去跟他们一起生活两三年，就可以应付过来。

牧之：我没有你的语言天份，更没有你的才华。我只会说咱们的话和写几个毛笔字。

秋白：你为什么老是把自己看扁呢？所以我说，你应到外边开开眼界。这里的小渡桥头，永远看不到海洋的！

牧之：好的，有日你用得着我，我跟你跑。文的，给你当个抄写，武的，作个保镖！